

大缘宝殿

姜虞直接被和尚捂着嘴拖进了宝殿，然后被扔垃圾一样抛在了地上。

她摔在坚硬的地板上，忍不住「嘶」了一声，道：「我什么都不知道！」

面前这人根本不是孤鸿寺的和尚，而是太后的刺客伪装成的假和尚！

被拖进来的那一瞬间，她突然想到泼在她身上的那碗野菌羹。

为什么这和尚哆哆嗦嗦端汤，偏偏到她身边的时候才把汤洒了？为什么唯唯诺诺的和尚会主动提要带她换衣服？为什么上羹汤的时间偏偏在提完令牌以后？

太巧了，都太巧了，若非她被刺客拖进来，她根本不会意识到这一连串巧合背后的异常。

「哦？不知道？」那刺客哼笑一声，拿了把匕首紧紧压在她脖子上，「真不知道？」

姜虞一个激灵，被脖子上的凉意激起一身鸡皮疙瘩。

她后退了一点，突然改口道：「大哥，你想知道什么？我全都告诉你。」

刺客笑道：「贵妃娘娘倒是识相。」

「是啊，本宫最是惜命。」姜虞死死咬着下唇，又道，「只要你放我一命，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。」

刺客把刀又往她脖子上压了压：「你知道什么？」

姜虞眼珠子一转，干笑道：「我知道的太多了，这狗皇帝挑剔，吃饭就爱用金银勺子，见了兔肉就吐，平日喜欢喝浓茶，想事情的时候爱转手上的扳指。」

她又往后退了一点，调整呼吸继续道：「哦对，还有还有，他.....」

「姜贵妃，」刺客打断她，用刀子在她脖子上划出道血痕，「不要拖延时间，你知道我在问什么。」

姜虞脖子上涌出些黏糊糊的血，她闷哼一声：「别，别，我说我说。」

刺客狠狠道：「说，温怀璧究竟把东西藏哪了？！」

姜虞抹了一把脖子上的血，干笑道：「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呀，这个我知道，你让我想想。」

她放缓呼吸，两根指头把刀刃夹住往远了挪：「我一紧张就容易忘事，这刀子怪吓人的，我想想啊.....」

刺客皱眉，松了松刀子。

姜虞都把下嘴唇咬出血了，嘴里漫过一阵浅浅的腥甜。

她道：「大哥，你还记不记得大半个月前的围猎？那天我和陛下被包围，东西早给了王侍郎，您应该找王侍郎去要呀。」

刺客迟疑了一下：「不可能！他那天就死了，身上什么都没有。」

姜虞瞪大眼睛，语气里满是惊讶：「怎么会？您想想王大人死的时候身边少没少什么人，说不定东西被谁拿走藏起来了！」她伸手从一边的供桌上拿了个桃，用袖子擦了擦，狗腿地递给刺客，「来，大哥，吃桃。」

刺客把她手上的桃子打掉，桃子咕噜咕噜就滚到了地上。

他道：「的确少了个卢主事，不过到现在都没找到人，如果他拿了东西，为什么不回来讨赏？」

姜虞两手一拍：「我想起来了，的确有这么个人，当时王大人好像就派他偷偷回去了……」

她想到那日在林中的光景，又道：「大哥您有所不知，那天我在沼泽前被王侍郎堵着，陛下纵马后到救下了我，后来说东西已经给出去了，说不定陛下之前看斗不过，就把东西交出去了！」

「臭娘们满口胡言！你当老子傻，斗不过？那天围场死的可有一半是那狗皇帝的兵，他早叫人埋伏好了！」刺客恶狠狠道，

「王观海叫人回去只会是拿着令牌叫人调兵，不可能拿了东西藏起来！」

姜虞听见令牌两个字，眼睛一转：「王观海调兵？难不成王大人私下还养着兵？这可是杀头的大罪！」

刺客刀子又压在了她脖子上：「臭娘们，别套老子话，说，东西在哪儿？」

姜虞又后退一步，手正好按到先前滚下去的桃子上。

那桃子还是硬硬的，很新鲜。

她又伸手偷偷摸了一下地面，发现地面上也很干净，没多少灰尘。

这宝殿里地面干净，贡品新鲜，想来一日内是打扫过的。

她手里没东西，也打不过这刺客，不敢硬碰硬，再撑一下或许能等到人来救她。

她做出一副思考的样子：「在哪儿呢？我得好好想想。」

刺客没说话，就拿着刀抵着她的脖子。

这里人迹罕至，安静极了，一时间周围除了呼吸声就再听不见别的声音。

过了一会儿，门突然响了一下。

紧接着，有个黑衣人走进来，凑在刺客耳边嘀嘀咕咕说了些悄悄话。

姜虞依稀听见「皇帝」两个字，于是呼吸放得更轻，企图再听见些别的。

莫不是温怀璧发现她没回去，在派人找她？

正想着，那刺客突然转头看她：「去把她绑起来。」

他四处看了看，目光落在宝殿前方那尊大佛上，然后指了指那尊大佛：「就把她绑这佛像后面，这佛大，绑佛像后面别人看不出来。」

那传信的黑衣人点点头，掏出一捆麻绳来把姜虞绑住了，然后和刺客一起把她拎到佛像后面，紧接着，传信人绕出了佛像，但刺客还站在姜虞身前。

姜虞被绑了手脚，手上捆得结结实实，但是脚上的绳子没捆实。

她往旁边一摔，脚蜷起来掩住那个没系结实的绳结，仰头看刺客：「大哥，这佛像后面怪黑的，能不能换个地方？」

刺客满脸不耐，一脚踹在她身上：「话真多。」

姜虞撞在佛像上，身子被硌了一下。

刺客蹲下来看她，匕首又抵在了她脖子上：「快说东西在哪儿，不说杀了你。」

话音方落，门突然又响了一下。

紧接着，门「吱呀」一声被推开了，有个声音呢喃道：「怎么一股血腥味？」

那人走了进来，又道：「这桃子怎么掉地上了，早上明明放盘子里了呀？」

姜虞身子一动，赶紧张口要喊人，嘴刚刚张开，她脖子上就突然一痛！

她垂眼看去，就见刺客把刀尖往她脖子上送了半分，直接刺破了她脖子上的皮肉，让血液哗哗地流了下来。

她下意识后退，但身后就是佛像，根本是退无可退！

「咔嗒——」

突然，她耳侧响起了很轻微很轻微的声响，紧接着，脑后的佛像上好像凹进去了一块。

她不知道佛像是不是被靠坏了，但趁势直接把头向后一仰，与脖子上的刀尖扯开一指宽的距离。

她呼吸急促，听见殿中小和尚的脚步声要离去，于是腿上狠狠一挣，手上趁着刺客不备铆足了力气推了他一把：「小师父救我——」

趁刺客踉跄，她「嗖」地一下站起身从佛像后跑了出去，与正要离开的小和尚对上了视线。

小和尚惊讶地看着她，站在原地一时间忘了反应，直到她冲到他面前时，他才惊恐地向后退了两步。

她疑惑地看向小和尚，对上他的眼睛时，却发现他眼中倒映出了两个身影——

她身后还有一个人！

刚才那传信的黑衣人根本就没走，就躲在宝殿里的柱子后面，现在正越过姜虞提刀往小和尚身上刺！

姜虞吓了一跳，猛地侧身把传信人一撞，传信人手上的刀偏了一下，直接捅在了姜虞的肩膀上。

姜虞闷哼一声，却伸手把小和尚往外狠狠一推：「快跑，去叫人来救我！」

说罢，她直接关上宝殿门，捂着肩膀靠在门上喘气，不让传信人出去追人。

传信人眼神阴鸷，直接把她给拎起来摔在地上，然后把门一踹追了出去，而先前躲在佛像后的刺客也在这时走到了门口，把宝殿门又掩了起来。

他弯下身子，拽着姜虞的头发把她拎起来，连拖带拽地把她拖回了佛像后面。

他恶狠狠道：「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否则救你的人就算来了，也只能见到一具尸体。」

姜虞满嘴血腥味，她咳了两声，闭着眼不说话。

宝殿里安静极了，一时间只能听见屋外的风声。

现在夜已经深了，风也突然大了起来，刮得檐下的风铃「丁零零」直响，但宴厅中人声嘈杂，直接把风铃的声响盖了过去。

温怀璧见身侧的人迟迟未归，于是走到厅外去唤来了暗卫头子。

他眸中压抑着戾气，声音森寒：「她人呢？」

暗卫头子没见过温怀璧这样的神色，心里发虚：「没瞧见。」

温怀璧眼底一下就红了，他扯着暗卫头子的衣领：「为何不跟着？」

暗卫头子小声道：「陛下，大部分人正按计划迁去.....去那里，附近又部署了人，现在寺里没剩多少人了，都守着您，怕.....」

「混账！她的命就是朕的命，还不滚去找？！」温怀璧直接打断他，低声吼道，「找不到就别出现在朕面前！」

他话音方落，稍远些的地方就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是一个小和尚气喘吁吁跑过来，边跑边道：「杀.....杀人了.....」

温怀璧脸色不好：「说清楚。」

小和尚还呼哧呼哧喘着气：「小僧刚才去打扫大缘宝殿，就.....就看见姜贵.....」

温怀璧脸直接黑了：「带路。」

小和尚被他一副活修罗的表情吓了一跳，赶紧点点头，带着人就往大缘宝殿走。

风好像越来越大了，呼呼地刮着，吹得天上的黑云乱涌，把惨白的月亮都给遮了起来，不多时，就有几滴雨珠从天际砸了下来，滴滴答答地落在地面上。

雨声在大缘宝殿里闷闷响着，姜虞肩膀上的血也滴滴答答往下落，在佛像后积了一小摊。

刺客见她一直不说话，突然笑了：「姜贵妃，我可知道你在宫里的事。」

姜虞眼睛都没抬一下，蜷着身子在地上发抖。

刺客道：「今年春天的时候你还是个小小美人，现在好不容易坐到了贵妃之位，花了不少工夫吧？」

他用刀拍了拍她的脸：「更是听说你爱财如命，以前李婕妤把你月俸扔粪坑里你都捡回来了，你这么爱钱权，只要把东西的下落告诉我们，我们保你一生荣华富贵，不好吗？」

姜虞咳了一声，嘴角溢出了点血迹。

刺客又踹了她肚子一脚：「你要是不告诉我们，这世上可就再没有姜贵妃这号人了。」

他用刀在她脖子上又轻轻划了一道，笑问：「这么简单的选择，很难选吗？」

姜虞终于掀开眼皮子看他，她也跟着笑：「大人把我倒是调查得很清楚。」

她目光在佛像背后停了一下，然后又挪回刺客身上：「我姜虞确实爱财如命，费尽心机才卖了狗皇帝个人情，坐上贵妃的位置。」

刺客挑眉。

姜虞声音很轻，断断续续说：「也是，我若是没命活下来，要个贵妃的名头有什么用？你保我一条命，在宸阳给我置办两所宅子，给我五千两黄金，我就把地方告诉你。」

刺客冷笑，踹她一脚：「姜贵妃未免太过贪心。」

姜虞声音已经轻到被屋外小雨的淅沥声盖过去了：「换还是不换？」

刺客转了转匕首：「换。」

姜虞又咳了两声，这才动了动唇，说了几个字。

刺客没听清，问道：「什么？」

「你，咳咳，过来……」姜虞招招手。

刺客不疑有他，俯身过去：「说，在哪儿？」

姜虞喘了一下，直接凑上去狠狠咬住刺客的耳朵，用足了力气，像是要把刺客的耳朵咬下来！

她趁着那刺客没反应过来，伸手又夺过刺客手上的匕首，手腕一转，插进了刺客自己的肚子里，还用力把匕首在他肚子里转了两圈。

刺客扑倒在地，身体一抖，目眦欲裂。

姜虞压在他身上，拔出刀子，又往他手上捅了一刀：「你把我调查得那么清楚，难道不知道我跟李承昀学过些防身功夫？」

她又伸手往刺客心脏处刺，结果刺客躲了一下，她刺到了他下面的肋骨。

她满手是血，嘴里也是血，一口带血的唾沫吐在刺客脸上：

「可惜了，我爱钱不代表钱对我来说比他重要，再说了，他还欠我个皇后的位置呢。」

那刺客暂时失去了行动能力，又怕她杀他，于是翻过身趴在地上，用手护住了脖子和头，让她无法捅他的几处要害。

姜虞见状，又是几刀刺了刺客的腿。

见刺客不动了，她扶着肩膀站起身：「对了，大人您消息有误，当年那袋月俸是我按着李承欢的脑袋让她掏出来的，我这个人记仇。」

手里的刀还在滴血，她攥得紧紧的，拿着刀子就往宝殿外面跑。

跑到宝殿门口的时候，她听见外面的雨声中混着些脚步声，透过门窗的影子，她能瞧见来的人里有个女人，头上还戴着满头珠钗。

是太后带人先来！

她呼吸一滞，又扭头跑回佛像后面，见那刺客要站起来，她又狠狠踹了他一脚。

宝殿外面的脚步声好像近了，姜虞来不及思考，扭头看向佛像后凹陷进去的那一小块地方，然后伸手狠狠一按！

随即，佛像的后背像一扇门一样微微打开，一条深不见底的、黑黝黝的隧道出现在眼前。

姜虞听着越来越近的脚步声，又把地上的刺客踹远，然后拔腿就往隧道里跑。

地上扭动身子的刺客见她进了隧道，眼睛陡然瞪大，他捂着胸前的伤口恶狠狠道：「贱人，我杀了你.....」

他吐出一口血来，看着面前缓缓合上的门，强撑着站起来扒开那扇门，一瘸一拐地追了上去，身影渐渐被密道里的黑暗吞噬。

密道的门又「咔」的一声合上了，一切还原如初，只有佛像后的地上多了几道血迹。

屋外的雨还在哗啦啦地下，地上积了层薄薄的雨水。

太后撑着伞站在大缘宝殿边的隐蔽处，面容隐在黑暗里看不真切。

她身边走来个下人，下人附在她耳边小声道：「娘娘，宝殿里搜遍了，只看见打斗的痕迹，但人无论如何也找不见了。」

太后皱眉：「可打扫干净了？」

下人道：「就前殿门口门上有血迹，已经打扫干净了。」

话音方落，大缘宝殿前就传来些动静，太后抬眸看去，就见温怀璧带着一行人赶了过来，正推门要进殿。

她撑着伞走过去：「姜贵妃迟迟未归，陛下离席，可是来找姜贵妃的？」

温怀璧推门的手一顿，转头看她，没说话。

太后宽慰道：「姜贵妃说不定迷了路，现在已经自己回了宴厅，陛下不必太过担忧。」

温怀璧眼神冰冷：「那真是借母后吉言。」

说罢，他直接一推门进了宝殿。

宝殿里干干净净的，什么都没有。

前面带路的小和尚瞪大了眼：「不可能啊，小僧刚才的确在这里看到.....」

话音未落，温怀璧直接道：「给朕搜。」

暗卫头子立马带人开始搜大缘宝殿，但把殿中搜了个底掉都没搜到人。

太后走上前来，道：「陛下，这殿中就一尊大佛，这么大的地方一眼便知姜贵妃不在，哀家陪陛下再去别的地方看看，还是莫要惊扰佛祖了。」

温怀璧没回答，在佛堂里踱步一会儿，突然瞥见门槛处掉了颗沾血的佛珠。

他又侧目看了一眼来报信的小和尚，就见小和尚脖颈处的佛珠串子正好端端地挂着。

他眼睛危险地眯了眯，而后弯身捡起那颗佛珠：「李弥瑕，朕敬你年纪大，你不要太过分。」

太后被他直呼名讳，惊怒瞪他：「陛下什么意思？」

温怀璧把佛珠用力捏在手心，走近太后冷声道：「朕非君子，杀女人也杀老人。」

太后后退一步，脚步不太稳：「陛下怀疑哀家？！」

温怀璧嗤道：「你做了什么，你我都心知肚明。」

太后刚想说话，暗卫头子突然指着佛像后面道：「陛下，此处有血迹！」

温怀璧不再和太后说话，他走到佛像后面，就见佛像后有几道血痕。

这血迹还没完全干透，宝殿四周也没窗子，出去的路只有大门一条，如果姜虞出去了的话一定会和他撞上。

他捏着手里的佛珠，抬眼看向面前那尊高高的金佛，正对上佛祖的眼睛。

他突然抬手指了指佛像：「给朕砸了它。」

一旁的小和尚立马窜出来挡在佛像前：「陛下，不可啊！这是亵渎神明！」

「有何不可？」温怀璧阖目，声音很冷，「砸。」

暗卫头子立马招呼手下一起砸佛，小和尚拼命往前要护着佛像，直接被暗卫给按住了。

一阵巨响后，暗卫头子指着佛像后黑黝黝的大洞道：「陛下，这好像是一条通道。」

温怀璧拧眉，凑到洞口俯身去看，就见里面有几级向下的阶梯，有深褐色的血迹顺着阶梯延伸进下方的黑暗中。

他弯身就要进去。

太后见状，突然道：「陛下为姜贵妃倒真肯涉险，当日在围场豁出性命救她，如今更是不怕漫天神佛降罪，砸烂了这佛像也要去找她。」

那日在围场，手下告诉她，说姜虞被王观海堵在沼泽前，千钧一发之际是温怀璧骑马冲过箭雨把她拽上马带走了。

她想到这里，突然笑了：「陛下的软肋都被抓着了，不如与哀家做一桩买卖？」

温怀璧目光落在她的脸上，冷冰冰的，像在看死人。

他扯了扯唇，道：「她在不在你手上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」

太后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。

他冷笑一声，一脚踏进密道里：「不管她在不在你手里，人朕要活着见到。若见不到，朕要整个李家和她一起消失。」

太后盯着他的背影，眼睛里像淬了毒。

她扭头看着自己身边呆立的手下，语气不善：「李承昀昨日启程来此护驾，人到了吗？到了就把他带来见哀家。」

手下说：「将军刚刚才到，属下这就去将他带来。」

太后摆摆手让他走了，又见一旁的下人站着不动，一甩袖子道：「都站着干什么？下去找，在陛下找到她之前把人给哀家带来，难不成还要哀家自己下去？！」

手下们闻言，一个接一个都钻进入口，顺着台阶往密道深处走去。

密道的台阶很长很长，他们顺着台阶摸索下去，竟发现了一座地宫！

大缘地宫很大很大，足足有两个宝殿那么大，里面却很逼仄，走廊转来转去，像是一座大大的迷宫一样，走廊两边陈列着屋舍。

姜虞顺着走廊跑了很久，她听见身后有脚步声，知道是那刺客追上来了。

即使那刺客身上受了重伤，她也不敢保证自己能打得过他，刚才在佛像后是她趁其不备，现在那刺客一定警惕起来了。

地宫里没有光，墙壁上也未嵌灯烛，她看不见前面的路，只能像无头苍蝇一样乱转，甚至不知道刺客究竟在她身后的哪一个角落里。

肩膀上的血没有要止住的意思，伤口越撕越大，血液顺着伤口滴滴答答流个不停，她的头已经开始发晕了，又跑了一会儿，她终于气喘吁吁停了下来，扶住墙壁，扯了片衣服准备给自己包扎一下。

包扎的间隙，她听见后面的脚步声又近了些。

心脏怦怦跳，她咬了咬唇，正要继续往前跑的时候，手却突然摸到一处凹陷！

她脚步一顿，伸手在凹陷上蹭了蹭，发现这凹陷像是刻字，而上面的字好像是——

裴辛！

她手脚发凉，强迫自己静下心来辨认墙上的字，她一个字一个字摸过去，发现上面竟写了个地方。

她屏住呼吸，按照墙上的指示往左走了五步，然后在走廊的岔道上选了右道，顺着右道走到尽头，果然在墙壁四尺处摸到一处凸起！

「嗒嗒嗒.....」

脚步声近了，一步一步像砸在耳膜上。

那刺客马上就要到她身后了。

「嗒，嗒，嗒.....」

姜虞没有停顿，直接按下那块凸起。

紧接着，墙壁突然震动起来，连带着整条走廊都开始微微颤动，脚下的地面也开始挪动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她身侧的墙壁也渐渐转动起来，随着墙壁的转动，走廊尽头突然亮起了微光，是一盏长明灯。

长明灯把整条走廊都照亮了。

姜虞脚下的步子跟着墙壁的转动一起动，她跟着墙壁转过一个方向，一抬眼就见那满脸血迹的刺客正往她这里冲来！

他额头上的伤口还在滴滴答答滴着血，眼睛里淬满杀意。

他虽跑得不快，但这条走廊尽头是个密室，是死路。

姜虞被这堵转动着的墙堵在死路里，要跑就只能朝着刺客的方向迎面冲，于是只能眼睁睁看着那刺客离她越来越近、越来越近、越来越近.....

姜虞心跳差点都停了，她死死抓着墙沿，胳膊用力掰着墙壁，想让墙壁快点转过去，而那墙壁也的确越转越快、越转越快，再转一点点就能彻底把她和刺客分隔在两边。

她抬眼看着那刺客，扒拉墙壁的力道越发大了，呼吸也愈发急促。

正咬紧牙关掰墙壁的时候，她却突然感觉到一只黏糊糊的手搭在了她的手上。

是刺客的手。

他追上来了。

完了.....

这是姜虞脑子里唯一的念头。

她用力要把手从刺客手里抽出来，但刺客攥得紧紧的，好似要把她整个人从墙缝里拉出来。

突然！

墙壁彻底转了过来，「咔嗒」一声夹住了刺客的手。

墙壁彻底把密室封死了，形成一个小小的、密闭的空间。

刺客的手还被墙壁夹着，被墙壁合拢的力度不断挤压，骨头也发出碎裂的嘎吱声。

他抓着姜虞手腕的力度渐渐变小，最后彻底松了开来，姜虞直接抽走了手，从袖子里掏出匕首往刺客手掌上又扎了好几刀。

刺客手臂还在用力，终于把没了知觉的手臂从墙缝中拔了出去。

墙壁「咔」地一下合上了。

长明灯晃了一下，屋子里光影明灭。

姜虞擦了擦手上的血，靠着墙坐在地上休息了一会儿，把肩上没有包好的伤口包扎好，才又站起身来在密室里走动，四处看了看。

密室里面还有一道机关，她把机关转动一下，就见一个很小的房间出现在眼前，里面有张床，床上放了个包袱。

她走过去把包袱打开，就见里面放着许多书信和账本。

她拿起书信借光仔仔细细地看，当年之事的全貌终于浮现在眼前——

庆和二十六年，先皇病重，意欲传位给太子。

李家狼子野心，借三皇子妃之名约了许多新贵出城踏青，杀光了太子门下助力。

那次踏青便是鸾铃之祸。

鸾铃之祸的贼寇就是李家所养，与温怀璧先前推测的别无二致。

当年李承昀带人回去平乱，实则是把那些马匪都灭口，只留下裴辛一个活口继续为李家效力，而太后放心不下，就派落秋和王观海等人去灭口裴辛。

落秋担心自己步裴辛的后尘，恻隐之下，她留了裴辛一命，用一具无名男尸换了裴辛，和裴辛一起存了李家的许许多多罪证在大缘宝殿里。

裴辛身为李家私军的一个小头目，这些年打砸抢烧攒下来的银钱不少，他们与孤鸿寺的住持交易，私下在大缘宝殿下建了一座地宫，把那些把柄和财宝都藏在了地宫里。

落秋不敢让裴辛立刻回李家军营里，起初把裴辛藏在大缘地宫里经常送粮送水，等到李家私军那些兵换得差不多了、没人认识裴辛后，才借机把他安排回队伍里。

裴辛也按照对落秋的承诺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把李家与私军的新书信偷藏一些放回大缘地宫，直到他死前还来过一次。

私售军械、结党营私、买官卖官、豢养私军、贪墨收贿。

姜虞一页一页翻着那些书信和账本，然后长长地吸了一口气，把它们又放进包袱里包好。

她把包袱挂在肩上，又在密室里四处转了转，见找不到别的东西了，才又贴着墙开始听外面的动静。

那刺客先前还在外面叫骂，现在已经没声音了。

她又屏住呼吸仔细听了听，确信外面是真的没声音了，然后才开始摸索着墙壁找机关，准备把密室打开。

正摸索着，墙壁突然动了一下，就和她先前进来的时候一样。

她动作一顿，就见墙壁又开始转动了起来，转动间发出「咯吱咯吱」的声响，像是七老八十的年迈老人在扯着嗓子吟唱。

她心跳一滞——

她刚才分明什么机关都没碰！

难道是外面的人动了机关？

长明灯又开始晃动了，烛火忽明忽灭，墙上的影子也忽上忽下的。

她向后退了一小步，伸手抓紧了肩上的包袱，然后从袖子里掏出匕首。

「嗒……」

突然有脚步声从外面传来，在空荡寂静的地宫里回荡。

她一转眼，就看见墙缝外面多了只眼睛！

那只充满血丝的眼正死死地、直勾勾地盯着她，眼中全是恶意。

他要进来了.....

他要杀了她！

她看着那刺客一点点从越变越大的缝隙中挤身进来，抓着匕首的手都开始发抖。

近了，近了。

他在往里走了。

她退到密室尽头，已是退无可退.....

那刺客进来了！

他举着把刀朝她飞扑过来，她直接一转身躲开一寸。

刀刺在墙壁上发出「咣当」的声响。

她握着匕首也要刺他，却被他揪住头发往墙上狠狠一撞。

顿时，一阵刺痛从头上漫过来，有血从头皮里溢出来，顺着发丝流到额头上，糊住她的眼睛。

她头晕眼花，反手一拧他的胳膊，攥着匕首往他脖子上捅。

刺客也拿着刀与她打斗，两个人直接滚到地上，他又是一刀刺在姜虞胸前。

没刺中心脏，但是就在左肩边上。

姜虞「哧哧」喘着气，滚来滚去不让他刺中自己的要害，嘴里吐出一口血来。

她身上又被捅了几刀，后腰、腹部、肩膀，浑身的衣服也已经被血浸透了。

挂在肩上的包袱也被刺破了，随着她的滚动，一本东西「咔嚓」一下掉在地上。

她挣扎着把包袱抱进怀里护着，爬在地上，还伸手想捡那本东西。

刺客也分了神，借光去看那本东西。

姜虞见他分神，铆足了力气抄起匕首，狠狠往他脑袋上扎去！

一瞬血液横飞，那刺客捂着头在地上不停打滚。

姜虞又喘着气一刀刺在他后心，然后挣扎着起身，踹开他扭头就跑。

她跑不快，身上处处是刀伤，漏斗一样漏血。

血顺着她跑动的路线滴滴答答滴了一路，蜿蜒进黑暗里。

刺客躺在地上捂着脸，再也没力气动弹了，只能动了动手，把地上那本东西抓在手里。

地宫里又恢复了安静，只有一盏长明灯忽明忽暗挂在墙上闪动着。

过了一会儿，有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响了起来，然后一队人停在密室前，借着长明灯的光看向地上的狼藉。

有人指着倒地的刺客小声道：「老大，是我们的人。」

被称作「老大」的人蹲下身，探了探刺客的呼吸，道：「死了。」

他目光在刺客身上游移，然后抽出刺客手里的东西翻看，越看脸色越差，最后直接「腾」地一下站了起来：「是落秋藏的账本！」

他看着地上一路蜿蜒的血迹，又道：「你们顺着血迹追，我去禀报太后。」

他直接握着账本去找太后，找到太后时，太后正和李承昀在一起。

见他过来了，太后支开李承昀，接过账本翻看一会儿：「哀家还道这东西在哪儿，原来在地底下。」

手下道：「娘娘，其余的应该都在姜贵妃手上！」

太后斜眼看那尊大佛：「这地宫还有几个入口，机关复杂，既然如此，你就直接找到毁灭这地宫的机关，让姜贵妃和这东西一起埋在地底下吧。」

手下眼珠一转，走上前去开始打量大缘宝殿里的金佛，然后吩咐旁边几个手下去了别的宝殿里，把能通往大缘地宫的入口都封上。

李承昀刚才没有走远，他听见了太后的话，于是立刻走到隔壁的宝殿里，从其余的入口进了地宫。

他顺着血腥味和若有若无的脚步声走到地宫中央，就见墙上一盏长明灯摇摇晃晃，地上躺了具血淋淋的尸体，尸体前面还有一道血迹往前蔓延。

他皱眉，又跟着血迹继续走了一会儿，终于见到了太后的一群手下。

地宫已经开始晃动了，脚下的地在震颤，墙壁也在微微响着。

手下们见状就回过头准备撤，正和李承昀对上眼：「将军？」

李承昀颌首：「她呢？」

手下们道：「将军是奉命来找她的？这地宫都要塌了，她也活不了，咱们快走吧！」

李承昀掀唇，重复道：「她呢？」

手下们面面相觑，终于指了指地上的血：「这都是她的血，顺着追就能找到。」

李承昀直接越过他们，顺着血迹往里走去。

地面摇晃得愈发厉害了，头顶上开始有零零碎碎的沙土往下落，有些地方已经有小小的石块从头顶落了下来。

姜虞差点被一块石头砸中脑袋，她抓着包袱往旁边躲了一下，然后一个没站稳，头晕眼花地摔在地上。

她实在走不动了，胳膊肘撑着地往墙边挪了一下，然后护着脑袋靠在了墙边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恍惚听见有人在叫她。

她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转过头，就见到李承昀正朝她走过来。

他在她身侧停住脚步，伸手把她拽起来：「东西给我，我带你出去。」

姜虞把包袱抓紧了点，警惕地后退一步：「你也是来要这东西的？」

李承昀的目光落在血淋淋的包袱上：「你以为我是温怀璧，就为了这东西让你落到如此境地？」

姜虞深吸一口气，清醒了点。

李承昀手指蹭了蹭腰间佩刀：「太后要杀你就是为了这个东西，你把东西给我就安全了，我带你出去，护你余下一生。」

他会护着她，把她藏在将军府里，让她眼睛里只能看见他一个人，让她只能属于他一个人。他会抹掉她的身份，从此太后不会再追杀她，从此世上再无姜贵妃，只有他李承昀的妻。

他又走近一步，勾唇诱哄：「乖，姜虞，你知道我不会害你。」

姜虞又踉踉跄跄往后退了一步。

头顶上突然落下几颗石头，「咣」地砸在李承昀面前。

他步子一顿，摸着刀道：「地宫要塌了，其余的出口都封死了，只剩我身后那条路可以出入，温怀璧到现在都没来救你，你觉得他还会来吗？」

他突然笑道：「他根本不在乎你，姜虞，只有我在乎你。」

姜虞觉得手里的包袱在发烫，她歪了歪脑袋，问道：「你说他在利用我？」

李承昀又抬步往她身边走：「过来，我带你出去。」

姜虞攥紧包袱：「你别骗我，你也在利用我。」

她道：「我和你出去也活不了，太后怎么可能放过我？出去是死，在这里也是死，但我宁愿死在这儿。」

李承昀脸上的笑意瞬间烟消，他拧眉走上前去要直接把她拽走，结果地面又开始震颤，这次地面震得更强烈，直接震开一条裂缝。

他跨过裂缝走过去，伸手直接拽住姜虞的胳膊，顺手把那包袱也拽在手里。

姜虞挣扎：「你走开！」

她看向李承昀身后，就见他的一群手下正往这边走，于是挣扎得更用力了。

突然，一块巨石从天而降，带着无数沙土和小碎石哗啦啦地往下坠。

「咣——」

巨石砸在李承昀拽着她的手上，李承昀手上力道一松。

姜虞忍着疼抽开手，匆匆往后退了几步。

地动山摇中，她好像听见有人在另一个方向叫她，好像是温怀璧的声音。

她目光落在前面的李承昀身上，然后抱紧了包袱转头就跑：
「我不会和你走的，他来找我了。」

李承昀怒极，他双目里像噙了血，踹开巨石就要去追她：「姜虞！」

刚抬起脚，身后的手下们就赶了上来，好几个人一起扯住他：「将军，快走吧，这地宫真要塌了！」

「砰——」

前面又有几块巨石砸了下来。

他伸脚去踹面前越垒越高的石头，身后的手下们也愈发用力地把他往外扯：「将军！走啊！」

他被扯得往后踉跄两步，于满天碎石之中看着她跌跌撞撞跑远，突然笑了。

他转过身往地宫唯一的出口走去，喉结上下滚了滚，声音哑得不像样：「是你自己选的。」

身后的巨石还在「砰砰砰」地往地上砸，很快就在他与姜虞分别的那处地缝上垒成一道半人多高的墙，把两侧地宫遥遥分隔开来。

李承昀没回头看，姜虞也没回头看。

姜虞追着那阵缥缈的声音跑，一路踉踉跄跄摔了好几个跟头，但很快又强撑着爬起来，循着那阵声音走。

她耳边是呼呼风声，身后是不断砸落的碎石，但她听见他的声音了。

她好像什么也不怕了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